《流淌的歌声》首播获好评

不但有好歌 还有好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2018年12月29日晚，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节目《流淌的歌声》正式开播啦！这档广东卫视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重点节目，被视为“2019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歌唱类综艺”、“演唱版《朗读者》”，早在开播之前就备受关注。首期播出后，据央视索福瑞数据显示，同时段省级卫视排第六位，微博阅读量达6200万，节目话题#流淌的歌声#更引发观众踊跃讨论达2.7万余条。

杨钰莹

程琳

王馨(左)和杨钰莹合唱《我不想说》

麦子杰

嘉宾 星素搭配有看点

首播当期，星光熠熠，不仅有流行音乐创作大咖李海鹰作为音乐总监坐镇，杨钰莹、程琳、麦子杰等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流行乐坛翘楚，也纷纷到场献唱。

杨钰莹带来的曲目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杨钰莹现场感慨表示，站到《流淌的歌声》的舞台上，就像回到了家：“我当年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妹，(上世纪)90年代初我来广州，那时候通往白云机场的路还很窄。”

歌手程琳演唱的《小螺号》、《妈妈的吻》等金曲，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回忆。节目现场，程琳身着红色战袍，带来了一曲火辣辣的《信天游》。这首歌取自程琳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和崔健的《一无所有》一南一北，相互应和，引爆了全国的西北风、摇滚风。

作为最早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的内地男歌手，麦子杰带来一首观众耳熟能详的《晚秋》，并在现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美声，还即兴演唱了一首《在雨中》，熟悉的旋律让程琳、杨钰莹、李海鹰和现场观众一起上演大合唱。

除了明星嘉宾，来自广州的小海燕合唱团，用甜美的童声唱响了《春天的故事》，给观众带来惊喜。不少观众刷弹幕表示：“太好听了，耳目一新。”“小海燕这个版本好甜啊！”

节目总导演黄敏丽表示，小海燕是一支历史悠久的童声合唱团，成立于1978年，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过去的40年里，小海燕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德国、马来西亚等国，把歌声带到世界各地，“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

蒋大为

小海燕合唱团唱起《春天的故事》

形式 文化解读见内涵

除了经典曲目演绎，作为一档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目，节目组还邀请资深媒体人、乐评人伍洲彤和文化学者郭冰茹、音乐主持人秦海菲作为嘉宾，深入分析一首首流行金曲的创作背景和文化内涵。

作为地地道道的广州仔，麦子杰对广东音乐茶座的盛景记忆犹新。他表示音乐茶座最早起源于广州，一大批有实力、唱得好的歌手都在各种音乐茶座里登台：“先通过翻唱各种歌曲，获得观众认可后，再寻找发片机会。”

杨钰莹也表示印象深刻：“当时新光花园的音乐茶座真的好红啊，一票难求，我很想登台演唱，可惜我当时还不够资格。”为了呈现音乐茶座的风貌，节目组从最早举办音乐茶座的东方宾馆借了整一套原版桌椅作为现场道具，让观众直呼用心。

伍洲彤总结，音乐茶座的意义非凡，在后期逐渐发展成剧场式演出、“移动式”演出，“刺激了原创流行音乐在广东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广东歌手唱的大多是香港歌，节目中麦子杰演唱的《晚秋》却是内地音乐人原创，后被香港歌手吸纳。伍洲彤表示：“这首歌印证了广东乐坛反哺香港乐坛的现象……事实上，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叶倩文等大批港台巨星都演唱过广东创作人的歌曲。”

节目组还揭秘，《信天游》这首西北风金曲的创作人刘志文和解承强，都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台上，一口广式普通话的刘志文回忆起创作情景：“国外不少流行音乐都是从民谣、民歌发展而来的，我和解承强都向往中国广博的民族音乐，商议应从中国民歌海洋里寻找创作元素，希望能将中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于是解承强先出谱，我在办公室填词，一边录一边改词……”

郭冰茹解读道：“西北风是最为鲜明、最为强烈、最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情感和心声的文化符号之一。它如同一个容器，让这个民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开阔的胸怀和原始野性的性格，得以混合在一起，以最恰当的方式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味道。”

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在节目官微留言表示，原来《流淌的歌声》不是简单地听听歌就完了，“背后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长见识了”。娱评人泥南也评价：“这才是好的综艺节目，有深度有内涵，不仅让观众知其然，还把来龙去脉捋顺，让观众知其所以然。”

内容 幕后故事更感人

作为“外来妹”的杰出代表，企业家王馨和杨钰莹同场合唱了《我不想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吃不饱饭，几十人同住集体宿舍”的玩具厂打工妹，王馨一路艰苦创业，如今拥有了多家贸易公司、工厂，“仅河南新野县的工厂去年就纳税5200万”。王馨表示，自己不过是千千万万打工妹中的一个，力量渺小，能力也很有限，能够有今天，多亏了改革开放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努力：“帮助更多人就业，为国家纳更多的税。”

而说起《春天的故事》的创作故事，曲作者王佑贵感慨良多：“1992年，蒋开儒来到深圳，看到了深圳的巨大变化，有感而发，提笔就写了一首词，这就是《春天的故事》的雏形。”蒋开儒后来找到王佑贵为之谱曲，王佑贵却拒绝了：“我当时觉得内容写得挺好，但它不像诗，也不像词，而且一句有十几个字，很难谱曲，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感觉。”经不住蒋开儒的再三请求，王佑贵最终决定试一试：“有一天早上，他又来找我，当时我还没起床，就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拿着这个词念，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就用湖南话念……哎，一下感觉就来了，然后就迅速地把它写出来了。”

之后，《春天的故事》参加了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可是遇到了挫折，在深圳赛区就落选了，蒋王二人觉得这是一首好歌，不能埋没了，就找到另一名词作家叶旭全请求帮忙润色。叶旭全表示：“他们一左一右夹着我，我不改也不行，后来就在酒店的床头柜上改完了。”最终，重新打磨之后的《春天的故事》获得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的金奖，被广为传唱至今：“这首歌的成功，不是我们作曲人、作词人的成功，而是时代的成功。”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观众都感动不已，来自广州云山合唱团的观众在看片会上表示：“我们在白云山脚下唱了20多年，节目里的歌曲，我们都会唱，大屏幕上一边放，我们姐妹们就跟着一边唱，太有共鸣了。”

《春天的故事》词作者叶旭全、曲作者王佑贵

生活就是生活

□胡栩然

除了近处的苟且和远方的苟且，生活，就是生活。

去采访保洁大妈和大爷之前，我和明妍其实苦心孤诣地准备了不少问题，试图轻松拉近关系，直接又不失唐突同时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当然这一切在真正开始采访后都被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先问了大爷大妈夫妻俩的名字，年龄、家乡、然后是工作内容，不工作时喜欢干什么……随着提问的继续，我的内心滋长出一种奇怪的情绪，有点失望，又有点不安，这两种感觉的交织是如此复杂强烈，以至于神经已经发出警告，话却先一步从嘴边溜了出来：“你们干保洁工作时，开心吗？”

正聊得尽兴的大妈一怔，笑容仍挂在黝黑的脸上，小眼睛带着几分难为情望着我。我赶紧补充道：“是不是想到自己工作赚钱可以寄给儿女，就会很开心？”他们点点头。

为什么？问句就含在嘴边，被我咽了下去。到底是想问他们，为什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出来给儿女赚钱？还是问自己，你到底想听到什么？

运动会时和雪雯一起探讨过采访的话题。他们组采访的是保安，她有些苦恼地向我抱怨，我开玩笑似地说：“你想听到什么呢？是这个保安双眼发光，满脸自豪地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保安’；还是听他眉飞色舞，慷慨陈词地说：‘我在任时最难忘的经历，是我曾经为救一名女士勇斗恶犬……’；又或者是当你问起工作的意义，他会很有思想地告诉你：‘再枯燥的工作，也能发现生活的乐趣。别看值班室小，那是我自己的天地。’”

“不可能吧，”她也笑，“谁会这样回答呢？”

是啊，不对。我们都知道不对。为了写作文，应该那么写。应该努力去发掘平凡的伟大，去见证梦想对人的影响，去对比他们的辛苦来告诫青年学生要用心学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可是当那个问题摔在地上，我在心里埋怨自己：傻啊……却又清楚地意识到，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其实关心的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身为文科生想要听到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我的失望，则是因为我又一次意识到，除了近处的苟且和远方的苟且，生活，就是生活。生很容易，活很容易，可生活却不容易。

生活之外真的没有东西吗？作为一个自诩写作者的人，我却无法轻易回答。事实证明我的努力失败了，我试图从平凡当中寻找不朽的灵魂、传奇的故事之流，结果平凡人始终是平凡人。我试图用一次采访证明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然而之后每次再见到保洁大妈还是只能尴尬地问好。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您辛苦了”？“工作还不错吧”？还是“要不要读点《红楼梦》陶冶情操”？

我始终是个高一文科生。大好年华，踌躇满志，笔下呼风唤雨，生活中十指不沾阳春水。我既不敢轻易批判那种我未曾经历过的为生计隐忍的日子，更不敢夸口自己能双手磨皮起茧熬过苦痛，而诗意又没有因柴米油盐而消磨。我没有能看破红尘、立于世外的高人气魄，也无力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心怀梦想，胸有丘壑。

如果说这次采访唯一能造成改变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对平凡有了敬畏。不敢轻易落笔了。我算什么人呀，也能看透生活的本质，点明平凡的伟大？诸位也都醒醒吧，别好像大笔一挥，就能轻易注解浮生三千的生活，还显得自己字迹风流潇洒落拓不羁。生活之外的东西，我还是相信是有的。只是告诫自己：别总是自诩高明。去看，去听，去了解、尊重和爱。活着自己的生活，然后才能毫不心虚地说，扫厕所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大雁南飞

□谢新源

制图/王军

秋末，故乡原野上的麦苗儿长到了一个手指头高，富足的底肥，充盈的地气，漫灌式的浇水，透亮的阳光，令它的叶片绿中带乌，挺括且茁壮。这样的乌绿一直延伸到毫无遮拦的天际线边，田野便显得格外旷远和幽深，甚至寂静得有些儿让人觉得异样。这当儿还是难得的秋闲时节，地里少了活计，乡亲们大多“窝”在家里面操持着榨油、晒粉条之类的营生，而我却偏偏就喜欢在这样的当儿，到清静的麦苗地里闲走。

我是想再次看见那行南飞的大雁。

35年前的那行大雁是飞越了太行山南麓，飞越过蜿蜒的沁河飞到我们村庄上空的。它们扇动从容的翅膀，一声接着一声有节奏地鸣叫。那飞行的姿态优雅而矫健；叫声，则是那种难以掩饰的欢愉。我躺在松软柔绵的麦苗儿上，仰望长空：那行大雁正在悄然变换队形，领飞的头雁大概是飞累了，身子一侧，离开队伍，位居第二的那只便奋力振翅顶了上去；头雁回到队尾，由领飞归位于压阵，继续用短促的叫声招呼队友们切莫乱了阵脚……

遥看着渐飞渐远的那行大雁，直到它们变成一串蠕动的黑点，我的思绪便被拉回到遥远的过去。那天，一只大雁差些被猎人射杀在麦田里。我是下午来到村西北这块麦田地的。远远的，正好看到那行大雁在徐徐降落。这行大雁飞行得太久了，饥饿和寒冷迫使它们落地进食以恢复体力。同时，我亦看到邻村的猎手二孬，躲在用树枝和枯草伪装过的犁橇后，半蹲着身子，一手持猎枪，一手推犁橇，缓缓接近正在专注觅食的雁群。

“二孬！”我用低沉的声音叫道，试图加以劝阻。因为去年亦在此时此地，我曾目睹他用同样的方式射杀一只大雁。他拎着那只苍灰色大雁长长的脖颈，殷红的？血顺着它的脖颈滴落在麦田上……

二孬并没有理会我，推着犁橇继续缓慢接近雁群。我知道我的阻喝对他不可能起到作用，于是，捡起一块硕大的土坷垃，用劲儿掷向雁群。雁群惊惧而飞。二孬的猎枪还是响了，但这回他放了空枪。

二孬站起身，拎着猎枪，对我怒目而视。我又从地上捡起一块更大的土坷垃，昂首挺胸，对他怒目而视……我向往外部世界的思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被大雁带到了遥远的南方，但南飞的大雁所带给我的，却远远不止这些。那时，我仅知道那行南飞的大雁，不是飞到黄河北岸边上汲水，便是飞到黄河南岸的邙山顶上落脚觅食。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秋末，那行大雁总会鸣叫着，保持着整齐的“人”字形雁阵，如约而至，自村子西北天际飞过，自我的头顶飞过。我的思绪一次次被雁阵牵引到远不可及的南方。

我如此执着于潜意识里的南方，矢志不移地坚守了整整七年，终为上苍所感动和呼应。1983年，当我得知我可能有南下广州的机会，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南下，循着雁阵，循着大雁的鸣叫声。一晃，35年过去，但那行大雁的鸣叫声却从未在我的耳畔消失过，且越发的清晰。它们扇动翅膀奋力飞翔的身影也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洁白的云朵上留下深深的印痕。35年时光匆促，地域所铸就的我身上的北方人执拗怀旧心性，亦未有些儿的改变。回一回故乡吧，躺在松柔且柔绵的麦苗儿地上，再去遥望那行大雁的北来南往，当空长鸣，捡拾起心中那永远不曾被忘却的记忆！

又到春运时

□胡鸿

1995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太多，无论是汽车站还是火车站，到处是排着长龙买票的人流，别说是卧铺票，就是要买一张硬座票也难上加难。天寒地冻的，父亲看到我们顶着风雨，却仍两手空空，心里非常难受。一向不喜欢求人的他，只好到处找朋友帮忙。父亲的九牛二虎之力没有白费，三天后，朋友告诉父亲，票是买到了，不过是两天后的站票。

那天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我们提前吃过晚饭，父亲帮我拎着行李，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在火车站等候。此时的火车站，到处是大包小包外出的行人和送行的人。不巧的是，火车又晚点了。九点多钟，当我们期待已久的火车到站时，月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向火车涌去。由于家乡的车站是中途的小站，加上火车上人满为患，很多车厢已经严重超载，虽然火车到站了，却轻易不开门。有些眼疾手快的人一看到有车门打开，就顾不上一切往上冲。有人见有的车厢敞开着窗户，更是无所顾忌想从窗口挤进去。车内见有人爬窗，坚决抵制，想要把车窗关闭。上不了车的人急了，拼命推打窗户，人流潮水般涌入。

我就是被父亲从车窗外强塞进火车车厢的。每节车厢上的定员是108人，可我们坐的那节车厢少说也有两三百人，车内有空间的地方都是或站着或坐着或蹲着的人。过道里也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两节车厢连接处、盥洗台、厕所里也坐满了人，座位底下也是躺着的人。行李架上的行李塞得满满的，像随时要掉下来。就这样，我们站了十多个小时，又困又累，渴得嘴唇上全是裂口，也不敢找水喝，更没地方上厕所，好不容易熬到广州，两只脚都站肿了，麻了，下车时连步子都迈不开。

自那以后，我害怕了春运。原本想年年春节都回家过，但每次想起买票的难和坐车的苦，不得不改为暑假才回家探亲。如今，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坐车的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一票难求的窘境也大有改善。

又到一年春运时，又是游子们乡愁最浓烈的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火车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岭南的秋

□徐国玉

岭南地区相较于北方而言，四季并不分明，从春天到冬天，就一直撑着绿色的擎盖，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像一位不老的仙人，而北方一年之内有着极为明显的“新陈代谢”。所以，有人认为岭南无秋。其实不然。北方的秋是“片”式的，岭南的秋更宜于以“点”观之。

南方的“秋”是羞涩的，是隐晦的，它躲藏在傍晚绵绵密密的雨中和清清冷冷的风里。一场雨，一阵风便把秋带来了。冷冷的空气，像是要穿透人的身体。怕冷的孩子已添上了风衣外套，耐寒的人则在享受来之不易的凉爽。

“秋”会停留多久？也不长，就几天，在你正享受着秋意之时，在你大量购进物资准备入冬之时，秋就倏然而去，夏的热与闷紧接而来。如此不断交替，不断交替，以至于让人怀疑春夏秋冬的顺序是否有误。

南方的“秋”藏匿在绿树深处。远看是绿树成荫，近看方知别有洞天。蓊蓊郁郁的绿叶下是稀稀疏疏的黄叶，这是垂垂老矣的叶，这也是不愿离开的蝶。风一拂，叶子们都往一处掉，发出悲凉的响声，像是哀叹消逝的岁月，像是哀悼落下的黄叶。没有人可以抓住流逝的岁月，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握住落叶。站在树底下，不为沉思，也不是期待有牛顿一样的奇遇，只是等待一片落叶。哪一片落叶愿与我相逢？

风一扬起，答案便明朗。片片干瘪的榕树叶从树上坠落，晃眼的黄色让它们显得像动画片里坠落的星星。它们在半空中摆动着身子，像淑女一般曼妙，像羽毛一样轻盈。落到地上就铺成了一张镶着碎金的毯子，让人不忍践踏。这样看来，秋倒不显得凄凉和萧索了。树叶们共同成长，也一起老去，一起落下，相伴相随完成最后的使命——化作春泥更护花，它们并不凄怅也不孤独。真正孤独的也许是我握住的一枚叶子，它是否在无声地哭泣？于心不忍，只能放开手中投缘却不属于我的叶子。叶子缓缓飘落，归于黄土，也归于本真。

岭南的秋还是在绿叶里探头张望的花朵，譬如凌霄花，譬如紫荆花。与冬春交集之时的盛况相比，秋天的花开的不算多，只是稀稀拉拉的几处，然而聊胜于无。与其说是孤高清冷，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迫不及待想要成长为拥有玲珑身段的妙人，热烈地拥抱所谓“悲凉”的秋风。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岭南的秋短暂又不知何时而来，看似零零散散实则自成体系，留心观察，方可发现岭南秋天蕴藏的奥妙与深意。

印地安舞
（布面油画） □郑林华

“花地·朗读者”本期推送文章：小小说《钢的琴》，且听作者申平朗诵